

◇名家

回忆马烽先生

□ 梁镇川

正值“人民作家”马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景耀君在孝义大孝堡李家大院内,要植入《马烽文化展馆》,这又是一个具有人文价值和社会效应的功德之举。他邀我写一些有关马烽先生的文字。回忆与马老的交往,记述二三事,以表达对马老的敬仰、怀念之情。

1987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马烽“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全国著名作家而又冠以“人民”二字,是对马烽先生终生为人民大众讴歌,为中国农民树碑立传的褒扬和肯定。其荣誉度、含金量、责任感,是无与伦比的。

第一次见到马烽先生,是1984年在离石参加吕梁地区文学创作座谈会时,亲耳聆听了马烽先生讲他的创作经历和经验。缘于马老是孝义老乡,也缘于我对小说创作情有独钟,所以见到马烽好像见到神圣的偶像,特别崇拜;凝神静听他半孝义半汾阳腔的讲述,犹如聆听金科玉律,感觉格外亲切。他说,心中有了活生生的老百姓,笔下才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感情上热爱劳动农民,写出他们的故事来才能生动感人。这些听起来明白如话的哲理名言,是马老的经验之谈,也是人民作家的人文情怀。

在别人讲述的时候,马老边听边在桌子上水果盘子里拣了一枚大枣,从口袋里摸出几根牙签,折了好几节,在酒枣肚子上插了四

小节,作为马腿;在枣的尾部插上一小节,是马尾;在枣头上又插了一个小枣,像是马头。他手举即兴制作的“枣马”,幽默风趣地说,老马姓马也喜欢马,形象形象,心中有形,笔下才有象。心中有马,手里就能用这些材料制作出一匹马来。大家看,像不像俺们孝义木偶?说着,手托“枣马”不住地晃动,逗得大家哄堂大笑。顿时,会议室里充满了生活气息。这就是作家的情怀,无意中随机随性的一个别出心裁的细节,表达出来的是生活情趣,寓含的是艺术哲理,令人回味,发人深省。至今回忆起来,还活灵活现地展现于脑海。

1985年正月十四,马烽带领孙谦、西戎、束为等,来到孝义,参加孝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大会。翌日,正月十五上午,马老等省、地作家、艺术家,坐在观礼台上,观看孝义民众元宵节文艺大游行。谁也没有料到,当扭秧歌的队伍经过观礼台时,马老竟情不自禁地带头走下观礼台,和大家一块儿扭起秧歌。他这一扭,带动得观礼台上的嘉宾、领导们,都加入了进来。顿时,细吹细打的走马灯影夹笙吹,更加欢快了。人们扭得更来劲儿了。马烽边扭边和作家、艺术家们说,这气氛,真有当年晋绥边区的感觉,久违了啊!享誉全国的大作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如此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笨拙的扭动,谈笑

风生,充分体现了人民作家来自人民群众,融入人民群众的情感,也体现了人民作家热爱地方文化、家乡风俗的情怀,确也难能可贵!

马烽对故乡孝义创办的《孝义文艺》十分关注,期期必看。偶尔发现文学新人新作,便大喜若狂,大大加掖扶持。记得我在《孝义文艺》发表了中篇小说处女作《啜泪泪》。说实在话,小说很是一般,只是对孝义一带民间吹打老艺人的生活,写得有点儿情趣,富有生活气息。马老看后,马上给我写来信,热心指导,鼓励我继续修改。

马老对我们创作的大型现代戏《风流父子》倍加珍爱。在太原首演时,他动员省作协的同仁们一起观看,并津津乐道,对家乡编出这样的好戏而引以为自豪。有一次参加全省文代会,我去拜访马老。叙谈间,他对我说,咱们孝义的碗碗腔是全国唯一的稀有剧种,孝义、汾阳一带的老百姓很喜欢听碗碗腔,一定要保持好。听说吕梁不少县的剧团解散了,你是地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是分管艺术的吧?责任不哇!孝义碗碗腔可不能在你手上添了。你们的《风流父子》获得了全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金牌奖”,很不容易。评奖时有人评论说,《风流父子》是“山药旦”文学流派在戏曲方面的代表作。我同意这样的评价,这个戏我看过,确实不错!听说你们又创作了《风流婆媳》,很好,事无三不成,我想,干

脆再“风流”一把,能不能再创作一部,来它个“风流三部曲”!

心有灵犀一点通。马老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风流三部曲”,多么令人艳羡神往的美好愿景!从此,这个美梦便朦朦胧胧萦绕在我的心头;从此,我便像接受了神圣使命一样,为三部风流戏而奔忙不息。以致后来吕梁行署文化局担任局长,执掌了全区文化大权,可以大刀阔斧地办这件大事。先是创作了《风流姐妹》初稿;接着“三顾茅庐”请已经下海经营煤矿的霍锁昌加盟修改;后来组织全区戏剧调演,让《风流姐妹》精彩亮相;参加全省现代戏评比演出,使《风流姐妹》荣获综合大奖;又策划组织“风流三部曲”晋京展演,受到文化部和剧协领导、专家的一致好评。著名碗碗腔表演艺术家张建新,因在三部风流戏中扮演主角,而摘取中国戏剧梅花奖。

令人遗憾的是,晋京载誉归来之后,因忙于事务,未能及时亲自将这个喜讯告诉病中的马老。之后不久,马老便仙逝了。现在,我们可以深情地告慰马老的在天之灵:也许当初您是一时冲动,脱口说出了“风流三部曲”,殊不知您的随口一说,便促使我们干成了这件大事,一个县市级剧团,能一次带三部风流戏,奉献于首都舞台,在山西乃至中国现代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读史札记

咏荆轲

□ 李牧

司马迁《刺客列传》,讲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的故事,曹沫扶持齐桓公,迫其退还鲁国土地;专诸替阖闾刺杀吴王僚;豫让为故主报仇;聂政独行,登堂入室,斩杀韩相侠累;荆轲、高渐离刺秦王。每个人都栩栩如生,他们的雷霆一击都令人为之血脉偾张。

其中,我最喜欢荆轲。实际上,不仅是我喜欢,很多人都喜欢。因为喜欢,他们留下了许多歌咏荆轲的诗歌。有研究表明,历代人物当中,被诗人写入诗中歌咏赞叹,荆轲名列前茅。这些诗的主要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歌咏,一个是批评。但无论怎样,对荆轲士为知己者死的气魄还是赞许有加的。

写荆轲传播最广的自然是陶渊明的《咏荆轲》。陶渊明一般认为是田园隐士,应该是恬淡无为,但其实他老人家胸中奋发之气,时常跃跃欲试,《咏荆轲》只是无意间流露出一角冰山。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忡。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首诗写得荡气回肠,让人在曼声吟诵之间,仿佛就看到荆轲那千古一击,在慢慢地彰显、播放。陶渊明是完全肯定和赞叹荆轲,这代表了人们的主要看法。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荆轲刺秦莽撞、无用。苏轼为此也写了一首《和陶咏荆轲》,反对荆轲刺秦,认为无用,不过全诗着力点点在秦始皇,荆轲仅是其中的小插曲。柳宗元亦有《咏荆轲》,也是仿效陶渊明诗。他在诗中明白地流露出反对荆轲刺秦之举,认为无益。其中“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句,平心而论,是明眼人言,看到其中的问题所在。明朝何景明写有《易水行》,其中“吁嗟哉!燕丹寡谋当灭身,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杀樊将军!”也是长叹事情不成,有怪罪之意。但是这种以事情成败论英雄的念头,算不上高明。

因为,荆轲的可赞叹处,不在事情本身的成败,而是那种“高蹈避四海,豪右何足陈”的精神,这也正是千百年来,荆轲始终活在人们心中的原因所在。宋人高斯得《读荆轲传》,其中“其事虽不就,简牍光无穷。奈何今之人,蹙缩如寒虫。”明朝陈子龙《渡易水》:“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唐朝路宾王的《易水送别》:“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龚自珍之《己亥杂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均是赞颂推崇荆轲,叹息荆轲精神不在。

我也很想写一首诗,表达对荆轲的崇敬喜爱。但是,敬仰荆轲之意比任何人都不可避免,但将之写成诗,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那样的底蕴。何况,写荆轲者,陶渊明已经到了巅峰,后世无人能及,任何人再写,都是在他之下。唯一能与之并称的,他的前辈,60多年前的左思,左思有《咏史 荆轲饮燕市》: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豪。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蹈避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赏,贱者虽自轻。
重之若千钧。”

我以为,荆轲若读到此诗,定当引左思为知己,非痛饮、大醉、悲歌不可!



浅深山色水中楼 雨映寒空半有无

陆冠京 摄

舅舅名叫田锡梓,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年轻时起就担任村干部,在村里威信很高,在县里也小有名气。

在我的记忆中,舅舅心灵手巧,不论多难做的事,到了舅舅手里都不在话下。六七十年代,舅舅每年都要来我家小住两天,只要舅舅进门,我家修旧利废的技术活、体力活都属舅舅了,修自行车、修理家具、抖烟筒、打煤糕一类都由舅舅承包。我感觉舅舅就是个大人,多累多难的活都能坦然应对。那时舅舅才20多岁,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到舅舅回家的时候,母亲总要大包小包收拾上一堆,让舅舅带回去。母亲知道舅舅家生活困难,再加工村物品匮乏,总想多接济舅舅。

舅舅每次来了,总爱给母亲讲一些村里的人和事,村里有什么变化,工作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些母亲都喜欢听。我那时还小,舅舅讲的那些事情也不懂,但从母亲和舅舅的谈话中,深深地感受到舅舅的智慧和能干。二十多岁的舅舅能将一个大队的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为村里赢得了很多荣誉,不容易啊!慢

◇人间味道

舅舅

□ 王志敏

慢慢地我才体会到,这些赞誉中的来之不易。

记得一次,舅舅来太原探望母亲,要回家的时候,发高烧了,母亲劝他多住两天,等退烧了再走,可舅舅不同意,执意要走,他说村里还有很多事要做,耽搁不得。就这样舅舅发着高烧,坐了五个小时火车,又步行四十多里地回到了家中。后来他告诉母亲,回到家他就虚脱了,几天起不了床,可没有误了村里的事。

过了几年,舅舅结婚了,陆续生下四个儿女,舅舅来太原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偶尔来往几天,也都是带着任务,有时是给孩子看病,有时是给村里办事,这时的舅舅少了些往日的英气,增加

的是岁月的磨砺和生活的重担。舅舅和母亲的谈话内容也增加了家里的各种大事小情,子女的教育、工作、健康、盖房、婚事都是他操碎了心的事。

记得八十年代初,有一天很晚了,舅舅来到我家,说第二天要到北京出差。母亲问为何这么赶,舅舅说,想到北京去买一台制砖机。他告诉母亲,近来,许多村都办起了乡镇企业,村民致富很快,但咱村还没有,想起自己小时候曾学过制砖,还算个手艺,村里有的是黄土,原料不缺,再加上县里在搞建设,砖制品供不应求,因此就想在村里办个砖厂,为村民找个致富路。这次舅舅

来都是父亲在照顾,父亲每天给母亲按摩、做饭、喂药、洗漱,无怨无悔地照顾着母亲直至他生病去世。

小时候每次父亲出差回来,都会给我们买当地的特产。有一次,父亲从北京出差回来,因为买的東西太多,袋子把父亲的肩膀都磨出了血。母亲心疼地嗔怪,你就不能少买一点啊!父亲微笑着安慰母亲说,没事,都是孩子们爱吃的,出去一趟不容易,能多买就多买一点嘛。

父亲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哥哥把父亲工作的预报报表叠了纸飞机玩,父亲第一次大发雷霆把哥哥揍了一顿,从此以后,我们谁也不敢再动父亲工作的东西。我刚参加工作,在柳林县气象站值班观测,遇见不认识的云就给父亲打电话询问,每次父亲都是耐心细致的给我讲解每种云的特性,同时把他多年气象观测工作的经验传授给我。

现在,每当我一人静下心来,面前总会浮现父亲的形象。他像往常一样,对着我微笑。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就像许多年前他来学校接我放学一样。今年我50岁了,有时候我想,短暂的人生,其实就像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都流露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

◇散文诗

雨

□ 张秀梅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早卖杏花”;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

我喜欢雨,愈年长愈对雨产生了一种浓浓的情怀。

喜欢雨天飘浮着的思绪,喜欢雨天弥漫着的的气息,喜欢雨天那淡淡的情思。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撑一把雨伞,漫步在烟雨蒙蒙的田野,悄悄聆听雨的心语,闭目凝思,淅淅沥沥的雨声真是人间天籁!雨一定是位温柔多情,清新脱俗的神奇女子。她仙气飘飘,裙角轻拂,所到之处,一切便会变得那么美,那么湿润,那么多情……她“带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徘徊在幽长幽长的雨巷”;她“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读《诗》笔记八

流水无情

□ 白军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进入初中读书,历史课堂上,老师漫不经心地给我们讲解新石器时代。我被课本上的图案深深地吸引,那是一只鱼纹彩陶盆,口沿微卷,通体赭红,盆的外壁彩绘了三只相互追逐的黑鱼。我真切地记得陶器上的水纹图像呈不规则的菱形。老师说这个彩盆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性文物,仰韶文化也叫半坡文化。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半坡在西安,于是我专门去看距今七千年的那些古旧的陶器。

从此,我知晓了陶器上的水纹图案的隐秘,其实是一种隐喻,古人用图式阐述着水与生命繁衍,以及物质资料积累的关系。

于是,我约略地读到了水,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诗经》。

《诗经》中写到水的篇章多达七十多篇,说明先秦的人们在水域里完成了华夏人类最初的飞升和蜕变。

我听到了他们在河边的歌哭。

在“白露为霜”那个深秋季节,男子站在蒹葭苍苍的水畔,隔河相望着“在水一方”的“伊人”。我看到了男子一脸的哀愁,尽管他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无论“溯回”还是“溯游”,他都无法到达“伊人”所在的“水中央”。

在《魏风·汾沮洳》中,我看到一位在汾水边采“莫”(野菜名,俗称羊蹄菜)和蚕桑的姑娘。她临水动情,满脑子是心上人仪表堂堂、气度非凡的形象,她认为心上人像一块完美无瑕的玉,又像一朵灼灼闪光的桃花,简直美得没法说,远远胜于那些身为贵族的将军和纨绔子弟。

而这一切发生在汾水边,是充满神性的汾河水勾起她的情思和回想,也是汾水阻隔了他们的见面。

哪怕是一汪池塘,都会引发女子揪心的思恋。诗中是这样描写的:

池塘四周有堤坝,中有蒲草和荷花。那边有个俊人儿,让我爱的没办法。日夜思念难入睡,哭得眼泪哗啦啦。水面若镜。也许镜子一般的水面映出了一张张女性思而不得的幽怨的脸庞?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经》中大量的情爱诗很多都是以水起兴,思慕的男女往往会被河水无情地隔断。我说不清楚这背后究竟隐藏着远古时期的先民们怎

样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类密码,但我想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先民们关于水和女性情感关系的体验和认知。

因水动情,因水缠绵,因水幽怨,因水歌哭。尤其是,情困于水。难道只是因为水的细腻,的绵长,的柔婉,与爱而不得、思而难见的感怀,的惆怅,的徘徊在意象上和感觉上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吗?

《蒹葭》中,水阻隔了男子与“伊人”相见,一种美好的向往被水推到了彼岸。《汉广》中,汉水阻隔了两岸之间的情爱心意。

这是一条多么深广的河流呢?仅仅一水之隔,缘何如此难以逾越?活在《诗经》中的先民们心里,水究竟有怎样深层的文化内蕴呢?

“在我的开始就有我的结局。”从爱情的河洲到那只踽踽独行在“淇侧”的狐狸,到淇水一侧“有怀于卫,靡日不思”(梦里几回回卫国,没有一日不思念)的女子,我终于看到了“开始”——哀婉的歌哭只能隔水相唱,相思愁怨因无情的流水隔离而显得更加痛彻心扉。现实中也许并不宽广的河流流经《诗经》立马变成无边的流水。唯有隔水相望,方可“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只有临水相忆,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只有“溯”水寻找,蒹葭才能“苍苍”“萋萋”“采采”,白露才能“为霜”“未晞”“未已”。

我推测,这是先民们言情审美的开始。

来去匆匆,只是路过了一下太原,买好设备就回去了。后来听说砖厂成立后,舅舅义务培训村民,很多人都有了技术,收入大大增加。再后来,砖厂越办越红火,每年还能家家分分红。

舅舅一生不离本土,又是多年的村干部,再加上舅舅聪明热心,便成了村里的活字典,只要是经历过的事都心中有数。县里要编村志了,来采访舅舅;本村在外的后人回来,想了解家史来找舅舅;甚至涉及到婚姻大事都来找舅舅打听。他们都知道,舅舅热心公正且记忆力极好。在村里,谁家批的宅基地界限模糊,谁家的祖居分割不均,村里的坟地主人不清等等,都是舅舅出马搞清楚的,解决了村里很多纠纷,也避免了许多潜在的矛盾。

2018年,我退休后,得闲了,专程去探望舅舅。他虽已是76岁高龄,但精神头很足,听说我要回来看他,非常开心,自己上树打了一袋家里的核桃,一定要我带上,还告诉我,他还能打理自家的地,还能照顾老伴,经常还会给儿子照看家里,让我不要记挂。感觉舅舅心还没老,依旧有当年那个精明强干的壮汉的精气神。